



國內團結

與

外國反響

友社刊

D693.09
510

國內團結與國外反響

友社刊



3 1797 5597 4

國內團結與國外反響目錄

引言..... (一一—二二)

青年的厄運..... 和生

論言論自由..... 李容

真的「沛然」與假的「沛然」..... 和生

用不着歎息..... 企民

時局的危機 (特撰稿)..... 苦口 (一一—一六〇)

特輯一..... (一一—一九)

孫夫人柳亞子等上委座書

陳友仁暢論國內局勢

特輯二..... (一一—二二)

論中國的團結..... 香港「南華西報」

呼籲停止內戰..... 香港「南華西報」

聯合戰線從此破裂嗎？..... 美國「遠東評論」

論美國的援華與反共..... 白勞德

結 與 國 外 反 響

冠里來華與中國團結 香港「星期西報」

特輯三 (一一—一三)

如何消弭內變 香港「國家社會報」

再論中國目前的政治危機 香港「時代批評」

我們今後還要精誠團結 香港「國家社會報」

痛論皖南慘變 馬尼拉「建國報」

加緊呼籲團結 紐約「華僑日報」

速息國共磨擦 紐約「紐約商報」

特輯四 (一一—一三)

全美洲洪門總幹部致國共兩黨電

紐約華僑衣館聯合會電

峴里拉各團體宣言

古巴僑團致國共兩黨領袖電

菲島僑團聯合通電

檳榔嶼「現代日報」等致委座電

蘇門答臘僑報聯合通電

雪蘭莪惠僑會館通電

青 年 的 厄 運

「救國有罪」的時代真的會再見嗎？

「救國有罪」的時代，似乎真的要再現了！

自從所謂「防止異黨活動」的辦法實施以來，在軍隊裏的政訓工作人員，在民衆團體裏的救亡幹部，在學校裏的積極份子，都無原無故的遭遇了一個大的不幸，祇要你不入黨，不腐化，不消極，祇要你想說一句真話，祇要你多關心一點國計民生，你立刻有被認爲「異黨」而被「取締」，「防止」，「集中訓練」，乃至「失蹤」的危險，我們真不明白，爲什麼「黨國賢豪」要如此熱心地替「異黨」介紹黨員？爲什麼一定要將有點血氣的純潔青年驅逐出一切救亡工作之外？

青年的遭受厄運，不始於今天，（也許可以說，當局的衰頹語公，自抗戰開始以來，就將愛國青年看作「討厭的存在」的），但是壓迫的程度，無疑地却在激劇的加強，各地的「集中營」，「勞働營」裏，呻吟着，死亡着無數的青年，最近代表政府到南洋去「宣慰」僑胞的某專使，也和該地政府密切合作之下，搜捕了幾百們愛國青年，殖民

地政府用「自由出境」或者「驅逐出境」的方法交給專使，專使用「護僑」和「協助義僑回國」的名義，把他們手鐐腳鐐的「護」到曲江的「集中營」去，以後，就沒有下落了。

新四軍事件發生之後，各地的「治安當局」立刻緊張起來，在他們看來，也許是「一舉撲滅」青年大眾的機會已經到了，所以事不宜遲，把平時「看不慣」的救亡份子，進步青年，主張正義的新聞記者，不分青紅皂白地逮捕起來！在貴陽，一月十日以後曾經大批的逮捕了上百的青年，郵差，店員，小學教員，各色俱備，當然，這一切，都是在「極機密」的狀況下進行的，不見了的人，算是失了踪，去查問，什麼機關也不知道，假如有關係的朋友親戚之類要想根究或者營救一下，那麼營救別人之前，自己立刻就變成需要營救的人了。

在衡陽，開明日報無理由地被查抄，警察憲兵按名單捉人，從總編輯起，一直到校對，不知怎的，連一個刻字的也捉去了，爲什麼？誰也不知道，總之一句話，政府當局「看不順眼」而已。在長沙，連一個會加入過佛教青年服務團的和尙也搗去了。

在廣東，情形祇會更惡劣一點，曲江的「文化」，早已經在「黨政軍」協力之下，一律「肅清」了，書店關了門，不肯關門的便在晚上派人去放一把火，這是一個「焚書」

的新方法，書店不明不白地燒掉了，與政府有關的報紙上還說風涼話，說這都是出賣禁書，動了「公」憤的原故。在這種情形下，青年人「失蹤」的當然不會少，最近一個朋友從東江寫信來，說舉凡以前和「抗先」「民先」有過關係的青年人，不管你現在在做什麼事，都有隨時被捕，隨時被殺的危險，河源已經動了手，一晚上許多青年失蹤了，失蹤了之後，不審不判不放，直到你死亡或者「思想變純正」為止。

例子是舉不盡的，浙江，這也是一個可怕的省分，過去有了千百個政治犯在呻吟，新四軍事件之後又激增了，在金華，兩個新聞記者谷斯欽和計惜英，突然的被捕了，當然，非特理由和罪名不宣布，就是這兩位記者「失蹤」這一件事，也不能在光天化日下發表的。除出兩位之外，「失蹤」的人很不少，不過是「關防嚴密」，小民無從知道而已。

在重慶，因為是「戰時首都」的關係，當然這一類的「工作」更加積極了，看，下面是偶爾流露在香港報上的一則「小」消息：

「另外有一個刊物也遭遇了『不幸』，那是『戰時青年』，這中間主要的負責人鄭代羣於一月底突然失蹤了。於是一月三十一日報上出現皇皇然『緊急啓事』的大字廣告說：『本社負責人全體離社，社務宣告停止，外間一切往來，概不接洽』，這刊物也就完

了。」

這是一陪都，這是產生「法紀」的地方！這是我們委座坐鎮着的「首善之地」！而青年人，更是一個雜誌（立案登記和受檢查的！）的編輯——却悄悄地「失蹤」，而「全體負責人」，也會「皇皇然」的「全體離社」的！

內戰的危機一天天的緊迫，分裂的現象一天天的顯明，大概「失蹤」，「集中」，「感化」之後，大量的屠殺就要開始了！

青年何罪？救國何辜？要遭遇這種厄運？我們真覺得欲哭無淚了。（和生）

論言論自由

有人說，抗戰以來中國什麼都沒有進步，有進步的祇是統制輿論和封鎖消息一項，這話雖則似乎故意開玩笑，但實際想起來，國民黨當政諸公在這方面的確有了些「進步」。

在國內，一切消息的來源都統制了，報紙上的消息，是中央社包辦的，中央社的消息，當然是「抗戰有勝無敗，政治有進無退」的，這在今天已經是一種國民的常識，可以不必再多說了，沒有民主的國家，人民是習於馴服的，所以也不覺得奇怪，祇是「勝」得太多，「進」得太快了的時候，先天的覺得有點異樣吧了。

但是，他們的「宣傳政策」，近來真的又進步了，瞧，每個有報紙的地方，都有了新聞檢查所，新聞檢查所的威權，是無上的，要扣就扣，要禁就禁，要改就改，無「免」之王，除順從外別無他法，共產黨的機關紙「新華日報」受了如何的壓迫，可以不必講了，舉凡非黨部辦的報紙，隨時都有「開天窗」的危險，而現行的「檢查條例」，連香港所流行的開天窗的辦法也不容許，刪去的地方，不准打××或者留空白，一定要接上去，

不管文氣順不順，通不通，於是，在檢查老爺筆下，白的可以變成黑，壞的可以變成好，這真是一套現代的魔術，看官不信，有文爲證：

「許多作家編輯，和新聞記者，他們都感到工作困難。因爲他們的作品登不出來。一位很能寫作的同業，他這一年來也確乎寫了不少東西，但是百分之六十『一去不復返』令他徒喚『稿兮歸來』。百分之四十登出來的，那是令他自己也不認識的東西，那上面東掉一節，西少一段，中間又多出一些字來，明明說一件事情好的話變成了壞話，明明是抨擊一件事情，變成了褒揚。」

一位報館的主筆，他寫過一篇叫『有錢出錢』的社論。它說『後方的得能安定繁榮，是前方將士奮戰所賜，但是前方的兵士們衣衫單薄，飲食清苦』，結果『但是』以下統統刪去。它又說『有錢的應多多出錢，這才能對得起民族國家，尤其是那些養着洋烏洋狗，去買外國點心水菓的仕女們……』，『尤其是』以下是不見世面了。

在今天團結兩字是不讓提了，逢『團結』必改『統一』，因此當有一個編者引用了『抗戰建國綱領第十二條』『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全國力量』這一句，也變成了『組織國民參政機關統一全國力量』。抗戰建國綱領也給臨時修改了。

這，是消極制裁的一面，積極方面呢？那更巧妙了，就是，除出政府要人的公式談話之外，每一事件，必定要強迫報館寫文章，做應聲虫，不寫呢，便是「反動」，中宣部約老板談話，黨部下警告，郵電檢查所，扣報，特務工作者「集中一主筆……那一套，立刻來臨了。事實上，政府的法寶是不止這一套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是有他們自己的「工人組織」(?)的，他必要時可以跟你尋尋開心，用「從下而上」的方法來搗搗蛋，重慶新華日報爲了不登誣蔑新四軍的文告，便遭遇了下記的一手：

「二月一日起，新華日報只出半張了，原因是『本報因奉令免登之稿件過多，難於編排……』就從這一天起重慶派報工會發表宣言，聲言新華日報是口口報，停止發送了。它的宣言到處張貼，大略說新華日報一月十八與二十九兩日不登政府通令與發言人談話及委員長講詞，是目無政府目無統帥，該會爲『捉其覺悟，決定一致拒絕派送，直到該報有明白悔禍表示之日爲止』。一月四日新華日報的報差自行派報，結果報差被人毆捕，報紙亦被沒收，五日新華會刊搶報事件新聞及小評，但原文都被刪扣，僅刊出『法紀何在——本報橫遭壓迫』，『我們的抗議』兩個標題。」

「法紀何在」？新華日報是不必大驚小怪的，在啊，好好的在當局手裏啊！法紀是

我的，我要怎樣，就是法紀，你要怎樣，就違法紀，嗚呼，法紀法紀，如此法紀！！

上面說過，除出檢查之外，還有檢扣，那是特殊機關（各種勢力的）和黨部，新聞檢查所共同辦理的，即使檢查通過的報紙雜誌，也可以隨意扣檢，即使你在郵局掛了號，也是枉然，新華日報可不必說，在廣東，新華之外，桂林的「救亡日報」，香港的「星島日報」，一例被扣，在湖南，那是連與黨政當局有關的「力報」也要扣了，重慶「新蜀報」因為對新四軍事反共不力，各地也扣了不少。雜誌，更不必說，堂堂孫院長主持的雜誌「中蘇文化」，「時事類編」，幾乎每期都「積存」在郵局檢查室裏，由下級特務一担担的挑去當舊紙張賣了喝老酒。

沒有民主，沒有自由，小民不准講話，這是現實，在當局者眼裏看來，似乎一切都會反動，祇有貪污磨擦才是應該！

大家想一想，這種辦法是不是真正使人民大眾全體瞎了眼盲了心，乖乖的順從下去？回答是清清楚楚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不是古語嗎？行見川流橫決之日，防川者之滅命如何耳？（李容）

真的「沛然」與假的「沛然」

新四軍事件」發表，一些唯恐天下不亂，唯恐中國不亡的親日派，好像在夢中打中了跑馬票似的，便大施活動起來，什麼「法紀」啊，「軍令」啊，鬧得頭頭是道，香港的某一張黨報，更將以二十萬大軍偷偷的用暗害的方法解決了五千左右的新四軍的事件，說是一種「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其實，在軍事上說，這種力量，已經是一再「沛然」過了，遠的不說，就講上次蘇北的事件吧，用六七倍的兵力「襲擊」陳毅的一個支隊，結果是軍長李守維「被衝落水」（何白皓電語）兩個師長被俘，這實在也已經夠「沛然」了，這些軍隊爲什麼如此「沛然莫之能禦」呢？陳嘉庚先生在新加坡答各報記者時說得最明白：「這無非是抗敵將士『倒戈』，不願內戰」而已。至於在政治上，更不必說，副總裁當了大漢奸，還要派人暗中勾勾搭搭，軍長繆徵流投降了日本，還要請他當省政府主席，這種準備投降的急流，實在太「沛然莫之能禦」了！

現在，我們要請讀者看一看另一種「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這就是發表在本期的海內外同胞的「反對內戰」的呼聲，不論新聞統制如何嚴密，不論特務人員如何活躍，

這一種從人民心底發出來的革命的力量，才真是「沛然莫之能禦」的，這種力量假使能夠用壓迫來「禦」，那麼老實說，清朝也不會倒，袁世凱現在還可以做皇帝了！

陳嘉庚先生說：「今後誰要發動內戰，誰就要受人民的裁判」，主張反共的國民黨裏的少數激烈派（陳嘉庚語），是素來不相信人民力量的，那麼請等着，試驗一下這種真正「沛然」的力量吧。（和生）

用不着歎息

由於國內外情勢的嚴重，與親日反共派的猖獗，一部分平日熱心救國的朋友們便咀噙歎息起來，有人憤慨地說：「中國祇配亡國」，「真的不可藥救」了，有人却悲觀地說：「又要內戰了，還幹什麼呢？」好像「內戰」和「亡國」是運命，不是人力所能挽救的事情，可是在實際上，這種意氣的慨歎和悲觀的消極祇便利了投降派的出賣國族，對於克服亡國危機之點，是非常有害的，危機愈嚴重，不願意亡國的人便要愈努力，現在，祇是現在這一個時候，盡一分力量就可以挽救一分的危亡！現在不努力，將來反悔是莫及了，中國是不會亡的，中國是不會給少數民族敗類出賣的，祇要我們全國人民有主意，不怕難，不消極。

.11. 言 引

要克服當前危難，在我們這一方面具備着多數有利的條件，有些人往往將目前時局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來比擬，其實，這比擬是不正確的。一方面，目下的危機比一九二七年當時還要加倍的嚴重，但是其他方面，今天我們也具備着比一九二七年當時百十倍有利的國內外的情勢，第一，在今天，主張投降反共的祇是當局者中的少數，在國民黨

內，也有存着大部分主張團結抗戰到底的人士，共產黨之外，其他黨派一致的反對內戰，反對投降，第二，經過了一九二七年以後十年間的慘痛經驗，全國人民可不必說，實際參加作戰的全國軍人，都已經有了一個「槍口祇須對外」的認識，投降反共派一再想要發動軍事上負責的人們來發通電反共，可是連謠傳了幾個月的所謂「三十六將帥」的討共通令，也遲遲發不出來，第三，在國外，帝國主義戰爭正在日益擴大，在太平洋上，展開了英美對軸心的尖銳的爭鬥，中國的貝當路線者和高爾路線者對比起來，力量還是高爾路線者強過一籌，英美爲着要牽制日本，雖則內心不安於中國人民大眾革命情緒之高漲與革命力量的增強，但是也還不希望中國立刻走上內戰之路，而給日寇以便利的結果，加上第四，就中國說，中國革命力量已經不同於一九二七，中國人民大眾不僅已經有了大的覺醒，深的認識，而且還有了強有力的軍隊，和民衆武力，學會了如何和國內外敵人作戰的軍事技術，就國際說，蘇聯今天已經是一個國際上最強大的力量，帝國主義者也不能不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前面低頭，蘇聯對於中國革命的支持，祇要我們抗戰繼續和強化，必然的也會加倍的強化起來。——這一切，都和一九二七年當時，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同胞們，客觀的情勢，是有利於我們的，我們要以再接再厲的勇氣和努力，克服危機，爭取好轉。（企民）

時局的危機

苦口

一

名作劇家洪深全家，二月五日在陪都重慶自殺，雖其生命已因救治迅速，可無問題，但使洪深先生這樣已有地位有能力而且有工作崗位的戲劇家自殺的原因，却依然嚴重地存在。洪深先生絕命書中所說：「一切都無辦法。政治，事業，家庭，衣食住。：：。」這就是他全家自殺的原因，但以熟悉洪氏情形者所共知，洪氏至今仍任職於軍委會政治部，而且一向受政治部前部長陳誠將軍之信任，陪都官場中欲羅致洪氏者，亦大有其人，故洪氏自殺，絕非如一般自殺者所習見之「貧病交加」。而其主要之原因，爲對於政治前途之暗淡，一切身受的事實，使他深覺繼續生活下去，將來也是枉然。再加上些日常生活的窘迫，遂萌厭世之念。但是洪氏在重慶所處環境，雖然不是一等優厚，

也是中人之家。在政治環境上與經濟生活上遠比洪氏更爲困難的陪都人士，真不知凡幾。洪氏全家自殺，不過是大後方廣大人民無言苦悶之慘痛的一個表徵而已。

二

作爲今天的中國人，說話真十分不易。一味歌頌昇平，處處宣傳勝利，却眼看着危險的事實在那裏發展。要不早想辦法，即時挽救，等到大勢已去，賢愚同盡，悔之已晚。這是真正愛國者所不可。但如果盡情暴露抗戰陣線內部困難，在此抗戰艱苦時代，客觀上有助於日俚的宣傳。更非我們所心願。然而默察抗戰大勢，險象已成。必須用全國海內外同胞之力量，始能挽救時局之危機。根據 孫中山先生四十年革命之經驗，首先在輿論上「喚起民衆」之普遍的注意，當有助於時局之好轉。

三

時局危機的發展，主要地表現在三方面：第一，是外交上的輕重失調，第二，是國內團結問題上困難愈深，第三，財政經濟設施之窳敗。

由於外交上輕重失調，故中國抗戰以來所得外援，「空言」多於「實惠」。外交不

是孤立的，外交是政治的一面。中國抗戰在國際政治上處在什麼樣的地位，在國際關係上已經發生些什麼變化，而且正在向什麼方向發展，我們應當非常清楚。至少看看前年歐戰發生以後，歐美各主要國家外交關係的變化，我們也應當可以了解到若干國家外交的基本態度。退一萬步言之，抗戰以後，若干國家對於我們冷暖的經過，應當不能忘掉。決定外交方針，要以國家的長久的福利爲前提，不能從成見出發，更不能只貪一時小利，而忽視百年大計。爲了一塊糖丟掉一碗飯，是不值得的。甚至誤以爲糖可以當飯，那時肚子真饑起來，就會進退失據了。

全中國人民以及中國的國際友人都希望中國內部團結，而新四軍事件發生後，政府宣傳方針也只認是軍紀問題，不是有關團結的政治問題。這一方面是可喜，喜的是無人敢於主張抗日陣線的分裂。「團結」是「公是」，「分裂」是「公非」。但是另一方面則非常可慮。中國有各黨各派之存在是事實，各黨各派各有其社會基礎，羣衆組織，如國民黨與共產黨且各有其武力也是事實。除一黨專政的國民黨外，參加抗戰的各黨各派今天在政治上都沒有應有的地位，羣衆組織都沒有保障，國共兩黨的軍隊也沒有合理的安排。新四軍事件不過此種不合理事實之一種尖銳的表現而已。新四軍事件不論我們如何說法，它實際上表示着一個極不單純的政治問題。國內黨派關係惡化到了戰爭的程

度，我們飽經憂患的國民實在有點寢食不安。特別看到日寇方面爲此等事而興高采烈，更不能不令人提心弔胆。

關於後方的財政經濟設施，以馬寅初先生這樣一向被目爲穩健的經濟學家，也不顧一切的起來反對，他深感我們今天財政經濟政策，儘管用盡了各種新穎的名詞，而實質上只是便利於少數發國難財者的要求。所以他主張徵收戰時利得稅，以限制發國難財的程度，否則全國軍民辛辛苦苦的抗戰，只是爲少數人製造發橫財機會。必使社會經濟與政府財政之日卽於艱難，人民生活之日趨於憔悴。重慶爲陪都所在地，物價飛漲，早已引起最高當局之注意，然而造成重度物價暴漲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的「囤積居奇」，却始終無有效處置辦法，「槍斃」只能及於三四流的囤戶楊全宇，而全國週知的腐敗貪污總代表，仍高據重位，某二小姐囤電線數十萬碼，一時使陪都買不到一尺電線，亦未聞有何責罰。所謂財政只知濫發紙幣。過去發行之國家與地方鈔票，合計已過一百萬萬元。今年支出概算，恐將在一百萬萬元左右，其中最大部份將賴發行紙幣以資維持。則今年物價不知又將高漲至如何程度。

這三個嚴重危機如果不能克服，抗戰必然會遭遇到很重大的挫折。在中華民族獨立運動的過程上，必將留下難以磨滅的創傷。

四

造成危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國民黨一部份當權派的錯誤思想所形成。中國今天處在這樣危急的時代中，全中國海內外的人民都已經臨到這樣一個境地，即是：如果我們不能堅持抗戰以取得最後勝利，我們這一代和今後幾代的子子孫孫都要做人家的奴隸牛馬。因此抗戰救亡是全中國人民共同的要求，也是大家共同的權利。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求生存」的權利，應當是最基本也是最起碼的神聖權利了。我們全中國人民對於任何黨派無成見無偏好，只要能站在爲大家求生存的立場上，一定能得全國人之擁護。全國人一定樂於爲之效忠。全國人民可以拋棄任何黨派，但絕對不能拋棄自己的生存。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民爲了自己之生存曾拋棄過不少不能滿足人民要求之政治黨派，而却始終追求擁護那能爲中華民族之解放而奮鬥的政治團體。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主張民族的獨立，民權的平等，民生的幸福，這正合於全國人民的要求，故風聲所被，全國信仰。又如對日抗戰，爲國人心中之共識，故七七蘆溝橋炮聲一響，政府已決心抗戰，全國地無東西，人無分老幼，一致竭誠爲政府抗日之設施而服務。國民黨一部份當權派完全忘去了這個起碼的基本道理，以爲大權在握即可爲所欲爲，而一心一意只在攷慮

如何可以維持既得政權，鞏固已有地位。去年夏季某人甚至在重慶中央訓練團公開演講，謂「天下是我們打來的，沒有什麼民主不民主可談」。這種「家天下」的思想，視國家爲少數人之私財，一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財政的設施，皆不能以國家之利益爲利益，人民之要求爲要求。只兢兢於少數當權派之利害得失。有飯怕大家吃，有事也怕大家來作。這和孫中山先生「天下爲公」之遺訓，相背而馳。政治上的出發點如果是「天下爲私」，則一切做法都不會與全國人民的利害一致，也不會與國家的利害一致。無疑的在這中間必然發生重大的危險。因爲一切都爲私，於是和大多數利害發生衝突，於是總覺得旁人不可靠，於是要強化情報工作，以控制認爲不穩份子。對於肯努力有思想有能力的人，總懷疑旁人是「異黨」，他們的理由很現實也很簡單，就是他們這樣有能力又肯如此吃苦努力，不是「異黨」是什麼？我這樣肯化錢籠絡來的，還是些庸碌之輩，那些能力強而不計物質待遇的人，一定是「異黨」無疑了。其實這還是一個基本政治觀念上的差異，凡是真正所謂「人才」，他們爲了民族，爲了人類之解放，都能犧牲自己個人的福利，爲了光明正大的政治事業而長期奮鬥。但是爲了少數人的私利，要他們作私人工具，他們就不肯幹了。所以在一切爲私的政治集團中，不會有真正的人才。而這些人才又不能坐視民族的危亡，不能不各就其社會地位，爲救亡圖存之努力。今皆目之爲

「異黨」，加以「防制」，甚至於加以陷害。

五

中國政治史上，「文章政治」可以說曾佔很大的勢力。就是政治的實際不去管它，拼命在文字上去下工夫，只要文章上能自圓其說，就可以自欺欺人。所以歷代文人在幕僚方面很有出路。不過，每到革命與戰爭時代，文章政治就不能不讓位於實際政治。如漢高祖約法三章，太平天國一紙檄文，孫中山先生反滿，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之北伐，其文告皆簡單明瞭，而迅速震動四方。最近中國政治舞台上，文章政治又形抬頭，往往想用些空洞的文章，來敷衍搪塞實際政治問題。實際政治問題愈困難，文章做得愈利害。實在說起來，現在一大堆一大堆長篇累牘的文告，真真耐心去讀了的有多少？空洞文章不會解決實際政治問題，這本是常識以內，而現在往往成爲最聰明的人所不能了解的事情。

中國的古老經驗遺傳中，有所謂「公則明偏則暗」的說法，真的，只要政治上根本出發點不是爲人民而是爲私利，一切作法，不管經過多少天才文人參謀，說得多麼好聽，在實質上必無是處，絕對地有害於大局。

中國的革命本來是困難的任務。要在半殖民地中建立起各革命階層民主的政權，才能保障國內之團結，與革命之勝利。蔣委員長曾說，抗戰就是革命。所以抗戰爆發以後，最重要的要建立抗日各階層的民主政權，只有這樣才能動員廣大人民一致參加抗戰，也只有這樣然後可以保障抗戰不中途妥協，只有這樣抗戰利益才不至於歸了少數人，也只有這樣，抗戰才能得最後的勝利。這就是「有事大家作，有飯大家吃」。抗戰建國這種艱難事業，給抗日各階層各黨派以共同努力的機會，休戚與共，苦樂同當。在政治上順理成章，本應當實行憲政，進入民主。中國本可以藉日本之侵略，全國上下一致對外之機會，根據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憲政時期之規定，一舉而促成政治上之大革新。國民黨本可藉此結束黨治，以倡提民主之地位，在新的民主政府中，仍居首要地位。全國人心更當傾向國民黨。而國內黨派關係必能在憲政原則之下，各得合理之解決，因而國共兩黨之黨軍，也定能在民主原則之下，組成實質上統一的新的國防軍。這本是中國的一個大轉機，也是國民黨的大轉機。二十八年這一年全國憲政運動風起雲湧，蓋十足表現全國人民一致之要求。當權諸先生本可繼參政會之後順水推舟，接受民意，實現民主。可惜此種寶貴之政治時機，輕輕放過，而理首於既得權力之維持。一面發動政府輿論機關，力言國民黨歷來如何主張憲政，如何贊成民主，而實際辦法上，則將國民代表

選舉法和國民大會組織法等，重重束縛，根本無絲毫民主氣味，結果逼成各黨各派正式決定一致不參加不民主之國民大會，國民大會遂無限制的延期。假民主的作法既然不成，國民黨一部份當權派更亟亟於內部統治之加緊，而對於其他之力量，則更形疑忌。如果自國家民族立場言之，全國各地各種抗日力量，惟恐其不强。而自保持少數人政權的觀點言之，所有「異己」力量，皆嫌其過大。勢力愈大者，遭忌愈深。浸假公然認日本為「鮮疥之疾」，而以抗戰陣營中異己勢力是「心腹之憂」。似乎對日雖最後勝利不敢必期，而偏安一隅之地，尚可自作小朝廷。苟內部異己勢力不除，則將禍起蕭牆，特殊利益根本將被推翻。目光既然放不開，作法自然難得體。但是抗戰須要新力量，新力量只從進步的作法上產生。放不開小利益，進步的作法簡直不可能。又要抗戰，又不能進步，於是經過些幕僚的研究，就產生了一連串奇怪理論。所謂「外交與內政分離」，「軍事與政治分離」，「局部與全部分離」等，相繼成爲今日政治舞台上行動的原則。於是對蘇外交上則只望蘇聯幫助我們的軍火和戰鬥人員，不必問我們用這些軍火用來抗日或者內戰，否則就是「干涉內政」。我們一面內部磨擦，甚至於已開始內戰，而仍望蘇聯仍如過去無條件的幫助。此事不但對蘇聯作不到，就是對美國也不行。寇里之來，不是對於新四軍事件發生後之中國情形，羅斯福有些不放心嗎？外交是內政的延長，離開

了國內政治的實質，就不可能進行外交。德蘇協定是根據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而和平政策是根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啊！軍事與政治尤不能分離，克勞塞維茲一句被全世界信守的名言，就是「軍事是政治的延長」，如果軍事上已發生了大的問題，而仍不牽涉政治的事情，是完全不能想像的。兩個政治集團的武力已經到了發生戰爭，必定是政治上先已經發生了問題。如果甲乙兩軍已經作戰，而謂與甲乙兩方的政治方面還是若無其事，除非是在笑話中才能成爲事實。局部與全部分離，更不可解。我的大腿被旁人砍去，我其他部份能夠不問嗎？日本人在七七以前總想用這個原理，一塊一塊地占領中國，所謂用「地方事件」的辦法，「分而食之」，但是終於激成全國的抗戰。

這種絕對行不通的理論一定要付諸實施，必然到處碰壁，而使抗戰蒙受可惋惜的損傷。

六

如果更坦白的講，國民黨一部份當權派的企圖，因爲是以維持政權爲中心，故凡與此衝突的皆反對，與此有利的皆贊成。因此才有抗日與反共同時並行的政策，也正因此才有依賴英美而疏遠蘇聯的外交政策。

爲什麼要抗日？在他們的政治要求上看來，日本要吞併整個中國，消滅中國原有的政權。不抗日，則一面將被日本消滅，一面也將無法鎮壓全國國民之反對，我們全國國民抗日爲了救國，他們是爲了救政權。

爲什麼要反共？這裏所謂反共，是反對一切「異己」的勢力。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主要部份。「反異己」的理由也很簡單，爲了自己已得的政權，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我們全國人民看起來，日本是我們共同的敵人，而且是一個強有力的敵人，我們必須團結全國的力量，才能把它戰勝。一切抗日力量應當切實團結，密切合作，當無反對異己力量的必要。如果一味反對異己，就沒有力量可以抗日，勢必至於中途妥協。

他們的觀念上，抗日與反共的目的都是爲了政權，但這是不能並存的矛盾的作法。這等於要走路不能縛着腳。縛着腳就不能走路一樣。必須犧牲反異己，才能有前途。

外交上依賴英美也很簡單。就是英美和日本在遠東利益是相當衝突的。希望英美能給日本相當壓力，以取得日本在中國之讓步，促成中日之和平。英美能對日本發生戰爭，把日本打敗，日本因此不能不退出中國，中國因此能取得意外的勝利，更所盼禱。依靠英美對於中國現存政權，暫時不會發生威脅，而接近蘇聯，則終覺對於政權之影響

太大。因爲一面聯蘇一面反共，雖自己宣傳可以說外交與內政無關，但平心而論，又深知其不能無關，因此不論蘇聯對我如何誠意，總是心中有冷病，不敢吃西瓜。因此甘肅嘉峪關外的玉門石油之開發，其所需之機器，不向蘇聯商量，而向遠隔太平洋之美國訂購，然後經由仰光入口，用汽車從中國之極西南拖到中國之極西北。故二十七年向美國訂的機器，二十九年夏仍沒有運到玉門！

如果我們明白了今天中國政治的根本毛病，就可以解釋一切的大小政治現象。

比方爲什麼這樣多這樣著名的貪官污吏不能打倒？很簡單，就是他們才能犧牲自己的理智，服從維持政權的矛盾政策。他們沒有意見，只要有官作，有污可貪，把錢化成外匯，存在美國銀行。中國抗戰失敗與否，不是他們頂關心的事情。中國這樣大規模的抗日戰爭，到是他們可以利用來大發其財的工具。他們只計個人利害，不論是非。如果今天政治上的風氣，說太陽是黑的，這般貪官污吏也一定隨聲應和說太陽是黑的。中國除了這般唯利是圖的貪官污吏之外，不會有人盲目服從這個明明行不通的政治路線，政治路線不正確，就無法剷除貪官污吏。

又比方爲什麼發生新四軍事件？也是很簡單，「異己」勢力中最大者爲中共，而中共武裝力量之強大，尤使維持政權派寢食難安。今日此種武力在極艱苦條件之下，可以

戰勝頑強之日本，將來勢力更大，問鼎政權，不是非常難於對付麼？於是雖在大敵當前之中，仍思設法削弱中共之武力。故先之以河北省之磨擦，用鹿鍾麟石友三等以牽制八路軍，河北計劃失敗之後，乃轉而先從對付新四軍下手，就是以爲新四軍較弱，可以先擇弱而食。尤以新四軍在江南部隊，地形不利，勢力孤單，可以容易得手，一月皖南事件於是發生。

七

這種作法一定弄出大亂子，毫無問題。現在已經到非常危險的地步，再不想挽救辦法，現狀將至於不可收拾。

這趨勢首先表現在全國人民全國青年與全國稍有良心的各界人士對現狀的失望。抗戰三年多以來，全國人民全國青年全國各界愛國人士一而參加抗戰，一面對於若干不滿意現象，總是「以抗戰下去一定會進步」，「憲政時期一定會因抗戰而早日實現」這些話來問自己和對羣衆解釋。因此還維繫着全國人心。現在一切形勢已經表明，政權之打算高於抗戰。大家辛苦工作，所爲何來？這樣艱難的抗戰任務，而不能得到全國人民全國青年全國各界愛國人士之切實支持，試問全什麼力量去抗戰，更談不到如何準備力量

去反攻了。現在全國人心之憤懣與苦悶，爲抗戰以來未曾有之現象，連馬寅初先生那樣穩健的人，也不得不當衆大聲疾呼：「我也要主張革命了！」有不少高級將領對人表示，如果內戰發生，決定棄官歸田，不再過向軍旅之事。

目前最迫切的還是現政權內部的問題。現政權之動向，已如上面第五節所述，但是由於這種路線本身是矛盾的，很容易爲東京路線的親日派所利用，用擴大反共作手段，圖造成內部之分裂，內部分裂已成，則現政權所領導之抗戰，絕對無法繼續，而親日派則可與汪家班合流，組効忠日本之政府，皖南事件正是親日派所進行的分裂政策的一個重大步驟。親日派所期望的並不止此，必須要由皖南事件擴大到全面內戰，抗日局面整個破壞，才算做到了日本主子所希望的要求，才能作得成日本統治下的貝當！

人心離貳，親日派抬頭和內戰已啓的情形下，國際對我的援助，如果仍認爲不會發生變化，是太天真的想法。誠心幫助我們的國家對於我們只有歎息，而想用糖果來收買我們的國家，也會改變顏色。只有有飯吃的人，講勢利的親戚朋友才肯送他的糖果，到了自己已經吃不起飯的時候，糖果也不會有人送了。很顯然的，中國如果分裂內戰，必定不能對日抗戰，就不能拖着日本南進的大腿，要想支持我們抗戰以減少日本南進力量的國家，對於援助中國的辦法和程度不能不重新考慮了。

八

時局還有挽救的餘地沒有呢？我們的看法，還是有的。

最緊迫的事情，要先從政府中趕走親日派，使他們不能再能運用政府權力，製造分裂事件，以免造成不可收拾之局面。然後才有從容佈置的餘裕。

第二，這是最根本的事情，務必要真正實行憲政，結束黨治。使全國各黨各派及各界愛國之士皆能在民主政治機構之中，致力於抗戰，致力於國家民族之前途。

要能驅逐親日派，要能實行民主，自然在國民黨一部份政權派方面要放棄「家天下」的思想；重新以「天下為公」之精神，與國人共見。真正的偉大政治家貴能在重大時機當機立斷，這時還是可以最後運用的時機，為國家為民族為國民黨的歷史為當權諸先生之個人，皆應於此時改絃更張，與民更始。所謂大仁大智大勇之精神，正需要於此時用之。

然而挽救時局的最主要的責任，還是有賴於我全國不甘作日本奴隸之廣大人民，我們過去太過沉醉於因抗戰而來的美妙希望，對於現實政治之督責與鞭策，實在太過放鬆，以致讓成今日哭笑不得的局面。我們今後要積極担負起主人的責任。對於政治要積

極主張，要積極活動。對於親日派分裂團結之暴行對於貪官污吏腐化抗戰之罪惡，要積極反對。而對於堅持抗戰，實行民主，刻苦進步的力量，要積極支持。人心之向背，即可決定政治上之成敗。親日派與貪官污吏能從政府中掃除，民主政治能逐步實現，則抗戰局面必然一新。最後勝利一定能有確實把握。

(一九四一年二月七日上海)

孫夫人柳亞子等上書蔣總裁

籲請力行國策撤消剿共部署

國人既惶惶深憂兄弟鬩牆之重見今日

友邦亦竊竊私議中國抗日之勢難保持

蔣總裁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諸同志：

抗戰進入第五年度，敵人失敗之局已定，國際於我有利之勢已成。今年已迫近最後勝利年，我國人自當堅信而共作決心以赴之。惟是日寇失敗命運之決定並非即我民族解放之最後完成，我之抗戰尚未脫離危機，仍須經歷更大之艱難困苦，則誠如總裁今年元旦所昭示。溯自我黨前年臨時大會確定抗戰建國綱領以來，明示國策，為建國而抗戰，亦為抗戰而建國，實即指出最後勝利之機，繫于國內種種適宜之設施與措置。如被淪陷區域之收復，被凌壓人民之解放，三民主義之實現，國家民族獨立自由和平地位之達到，均將以此為基點。然而最近則有討伐共軍之聲，甚囂塵上，中外視聽為之一變，國

人既惶惶深愛兄弟鬩牆之重見今日，友邦亦竊竊私議中國抗日之勢難保持。倘不幸而構成刺共之事實，豈僅過去所歷慘痛又將重演，實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礎墮於一旦。而時勢所趨又非昔比，則我國家民族以及我黨之前途，將更有不堪設想者。

夫共黨問題，原為世界性之問題。世界之病態不除，此種勢力組織必存在，我總理早已揭示其端。此種世界性組織既由世界資本主義影響之所及而存在，即或以武力作一時之僥倖之解決，仍必復生滋長，決不能以人工加以消滅，已為無疑之問題，此一義也。我總理過去提攜共產黨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偉謀遠見，無待贅言。是以總理臨終時曾致書蘇聯，其本旨在聯合蘇聯，而內在訓示吾人應以國內和平合作團結互助為重心。各同志對此當能念念不忘。今茲日寇欲淪亡我國於殖民地，日寇為我黨之敵人，亦正為共產黨之敵人。敵人之死敵亦即為我之良友，則我黨不宜以如何消滅共產黨為決定政策之出發點，實亦毫無疑義，此又一義也。今日之中國共產黨，既在我政府領導之下，則俾其發展所長，為我黨之他山，成抗戰之干城，此正合於總理天下為公之懷抱，亦即切符總裁昭告國人發揮國家無限潛力之宗旨。是則無礙我黨，有益國族，又更為目前迫切之要義也。

且黨派問題，決非處理共產黨一黨之問題，而為處理我黨以外各抗日黨派之一般原

則。各黨依法自由發展，本爲民主國家當然之定則，而各黨各派在同一革命目標下不互猜忌尤爲我國在抗建時所必要。我黨領導革命以進於創行憲政，權之所在責無旁貸。今日大敵在外，內已一致，一切問題，在乎發展內容而不拘泥形式，在統括大體而不苛求枝節。設使有力於此無從運用以對外，迫而施之於內以競生存，在我爲自孤其勢，在人且將謂我領導無方，殊非我黨諸同志之始願。爲期中國革命之完成，爲保我黨領導於不墜，要在示人以寬，感人以誠，動人以德，處人以信，我總裁及中央諸同志，知必已籌慮及之。

更有進者，總裁屢次訓話，敵人所欲於我者我當避免，敵人所不欲於我者我當堅持。今日敵人既瀕敗境，惟欲我抗建實力之削弱，以至於漸滅，於是惟欲我發動剿共以展成無限之內戰。而在我痛心敵人以戰養戰之陰謀，應從扶植淪陷區域各種抗日實力入手。力避敵人以華制華之毒計，當於保障國內絕不釀成分裂開端，蓋已成爲莫可爭辯之關鍵。誠如此，國內前後種種摩擦事件，無因而生，敵人近來種種謠言攻勢，不攻自破，總裁所痛恨過去敵人之挑撥離間割裂政策，將永無實施機緣。功罪之分，成敗之界，至爲顯明，匪獨國人所深知，抑亦敵友所均悉。

我總理遺訓，喚起民衆，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至理昭垂，於今尤爲

切合，總裁所云，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抗日救國之責任，早已普及深入於國人之心中，乃有勝利抗戰，以進入第五年度。今年誠為我國最艱幸最重大之一年，而剿共問題，恍若迫在眉睫，引起國人惶惑，招致友邦疑慮，又因以便利敵人之乘間抵隙，不得不有鑒於總裁暨中央諸同志之毅然決然，進謀國內和平之鞏固。竊以為慎守總理遺訓，力行我黨國策，撤消剿共部署，解決聯共方案，發展各種抗日實力，保障各種抗日黨派，一舉手措足之勞，即可轉定抗建基礎，安如磐石。至於共產黨之所言所行，苟係有違國人公意，必不為國人所愛護，何須施以武力。如其有力可用，我黨自應殉國人公意，而加以愛護，導之於有用之地，亦無所用其危疑。我黨政策，彰彰在人耳目，如何發揚廣大，責仍在我。凡諸所陳，率秉愛國愛黨之衷心，希垂察焉。

宋慶齡，柳亞子，何香凝，彭津民。

陳友仁暢論國內局勢

吾國如不幸發生戰爭

則英美援助必將停止

前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氏，七日在香港南華西報發表談話，對於國內局勢與抗戰前途有所論述，其大意如下：

「全國人民之要求抗戰，其目的並不在維持任何一人或一黨之政權，而在挽救國家。」

「凡一切足以助成達到此一目的，如國內之團結，與英美之援助，皆為吾國戰爭之所必需。反之，凡足以妨礙此目的之達到的一切事態，如內戰，實足以導吾國於失敗而使日本成功。」

「就此以論新四軍事件，凡明白事理之人，均知此事件必須妥為處置，妥為解決。否則必難免引起國共兩黨今後更嚴重之磨擦。甚或至有引起內戰的可能。」

「國民黨方面對於此事件經蔣介石將軍作極有權威的表示，並且認為此事件是單純的軍紀問題。但共產黨方面始終未有同樣權威的表示，除非毛澤東氏對此事件有正式明確之表示。凡國共以外的人物對此事件，均不易明瞭此事件之責任究應由何方負責。明瞭此事件之責任誰屬，實極重要，苟能明瞭此事件之責任，則可助使吾人判斷國共兩黨是否勝任領導國家出於危途，而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

（按：中國共產黨對新四軍事件已提出十二條件，於一月二十五日交中國國民黨中委張沖轉呈蔣委員長。條件內容為：一，懸崖勒馬，停止挑撥；二，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動命令，公開宣布自己錯誤；三，恢復棄挺自由，復任軍長；四，懲辦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等；五，發還新四軍被俘人槍；六，撫卹新四軍死難將士；七，撤退華中剿共軍；八，撤除西北封鎖線；九，釋放全國一切愛國政治犯，包括張學良楊虎城馬寅初等；十，取消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十一，實行三民主義，遵從總理遺囑；十二，逮捕親日派首領，交國法審判。二月一日蔣委員長接見周恩來時，周亦提出必須此十二條件實行履行，始能恢復政治上之合作。）

「關於此事件之責任問題，毛澤東氏義應對國人有所表示。當他表示以前，吾人應注意不顯著的事實，即新四軍作戰之地區實為吾國在政治上經濟上的主要中心。日軍要

鞏固其戰果，則對此地區之游擊部隊，如新四軍等，必須「肅清」。一日不「肅清」則日軍之戰果，一日不能鞏固。據政府公布，此次不幸事件之起因，就在於要將新四軍調離此地區。」

「一定要將新四軍調離此地區，其原因頗不易使國人瞭解，除非政府有還都之準備，要使還都成爲事實，則有兩條件：一爲與日本言和，一爲戰勝日本。」

「據政府方面見解，則認爲今年爲勝利年，即在今年必可戰勝日本。孔庸之副院長兼財長於去月二十八日曾對合衆社聲明：『中國與日本大戰逾三年半。一九四一年實爲中國勝利年。』如此預言 我認爲殊屬不智。」

「吾人要明瞭吾國何以能與日本大戰三年半。主要之因素實在於我廣闊之幅員，及龐大人力。如經訓練成爲一現代式的國家軍隊，如由現代式的領導機構指揮，則在此三年半中，擊退日軍，收復東北，實有可能。今吾國的領導機構未臻現代化，但如得英美之援助，吾國之勝利仍能見諸事實。然此類足以助使我制勝的英美援助，在現目前尚談不到，必須在歐戰結束之後，方能實現。」

「原因極簡單。因爲要助使我勝利，則不獨是須使我能在大陸上擊退日軍，還須助使我在海洋上能控制日本的海軍。即使我以單獨的力量能收復失地，但日軍的海軍一日

能控制我沿海，封鎖我的海岸，則我仍未能獲得勝利。此點顯而易見。要英美今日助我在大陸上克制日軍，擊退日軍，尙且言之過早，故在歐戰結束以前，而欲英美能以海軍助我控制海洋，即我能有海上的戰士，亦談不到。」

「我特別提出此點，在勸告國人切不可估計日本的力量過低，同時又在勸告吾人須明瞭抗戰前途之艱鉅。」

「歸納起來，我要請吾人注意下列數點：

(一)我堅決的深信日本以其現在的資源國力，決不能侵佔及征服吾國的全部。

(二)吾國如得實際與大量的外援，將必能在大陸上與海洋上克制日軍。

(三)在歐戰結束之前，英美對我，只能作有限度的援助。全力的援助，只有在歐戰結束之後，方有實現的可能。

(四)吾國如不幸發生內爭，則英美有限度的援助，亦必將停止。蓋英美之援助我，目的在我克制外患，並非助我對付中共。蘇俄的援助，亦同此例。」

讀者投函響應
主張改革政治

二月八日南華西報載有湯朱蘭者投函云：「關於中國老外交家陳友仁氏在貴報所發表之論評，鄙人願再就此種嚴重問題，發表幾許意見。中國自推翻專制政治成立民國以來，自工商業觀點言之，雖已有不少改觀，但政治方面若干人物之專制

習慣尙未改變。今日中國國內將軍之多，過於歐洲戰爭中一切戰場。而在中國內地貧苦民衆之慘慘狀況，將軍輩鮮能加以關顧。過去三十年來，中國內戰頻仍，時至今日，中國所需要者即在官僚政治之完全改組，務使一人或一黨不能假國事以利私圖。因此非由政府操縱之國民會議亟需成立，藉以監察政府公僕，使貪污暴虐之風得以革除。中國復興之望，端在於此。」

論中國的團結

香港「南華西報」社論

香港南華西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一月二十一日社論，評新四軍事件。其原文如下：

「關於中國政府和中國共黨軍隊之間發生破裂的謠言已經傳佈得很久了。這一次集挺被捕的消息證實了這種謠言。這一次小小的危機，據官方的解釋，全然是軍紀問題，沒有政治的意義。號稱新四軍的共黨軍隊在數月以前接到江南調往西北共區的命令，卻遲遲沒有實行。他們的不願調動，固然引起了軍紀問題，可是在幕後顯然也有着政治的關係，眼看着共黨隊伍在全國各地組織起來駐紮起來，中央政府一定是感覺着困難的。」

「從對日抗戰開始的時候，一切觀察家就都覺得奇怪，中央政府和共黨軍隊之間戰後的和平相處怎麼安排得好呢？這問題的解決是等不到抗戰結束之後，這一次危機早熟的責任所在也就需要探究一番。據重慶傳出來的消息說，共黨方面在當初原是奮勇作

戰效忠中央的，但現在卻不再盡力抗日，而首先關心於擴充地盤了。共黨經過了十年前從江西的長征，現在說是他們打算在更安適的地區建立本身的勢力，培養他們的政治信仰，這一種懷疑是十分自然的。在另一方面，據共黨的表示，說是國民黨嫉視着他們，不肯把糧食藥品和軍火等主要物品供給他們，而他們如果要切實作戰，這些物品是他們必須具有的，因此他們不得不擴大他們的接觸了。這一番話，是也有相當的理由的。

「總之，懷疑恐懼和怨恨，似乎是目前事變的根源，而全國的團結因此不得保持下去，是遺憾的。不消說，日本人一定會在他們的宣傳上充分利用這一種失和，據說他們在攻勢上已經運用手段來鼓勵中國內部的分裂了。蘇聯的反應也是重要的。到今為止，沒有聽到莫斯科策動中國共黨違抗重慶政府的傳說，然而蘇聯對中日的關係，多少卻必須看中國共黨的地位。

「所可慶幸的是中央政府的行動並不因國內嚴重的敵對狀態而受着牽制。這次軍紀處置的執行的順利應當歸因於新四軍各隊伍不願擴大叛變。同時這次糾紛似乎也不足以減削中國的抗戰力量，然而這樣的過失也往往不免慢慢地發展着。中國的友人希望中國人傳統的智謀會挽救面前的情勢。中國如果能夠吸收了共黨的力量就可以大大地加強。第一困難是在國民黨的政府，第二困難則是在共黨控制了地方自治。凡是明白共黨傾向

於激烈和平權的人們，誰都不能涉想到他們全中國全部政權而不抱隱憂。

「同時他們在使日本敗挫上所貢獻的力量則值得大家的重視，而從各種紀錄上看來，他們對於中國的基本要求也比那些還有封建思想殘留着的國民黨領袖們有着較好的見解。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初期，據說大家認為這種信仰是「飯碗主義」。對於受過教育的人們，這一種說法，也許不再見得確當了。然而，我們卻也不妨說，那些投奔到紅旗之下的成千成萬的人們只不過求謀着正常的生活，中國政府要勸導他們明白所採取的方法的錯誤，該並不是不可能的。最有效的勸導姿勢，大約就是在國民黨的內部，把較嚴格的紀律同樣地厲行着。」

呼籲停止內戰

香港西報讀者的投函

南華西報一月二十日載一西僑羅拔黎 (Robert Lee) 來函，呼籲消弭內戰。其見解雖與一般中文報紙所發表者不同，亦足以代表一部份之意見，茲譯述如左：

據貴報所載合衆社電稱國民黨與共黨新四軍業已決裂，此項消息足使中國各方友人俱感失望，除日本人及其「奎斯林」輩之外，無人聞而欣幸，本港汪精衛系各報用大字登載此項事件，足以表示其深符彼等願望。近二年來，彼等時時散佈謠言，謂重慶政府將與共黨破裂，在此嚴重關頭，中國民意甯能容忍此類事件乎？此次事件有一較嚴重之後果，即日方現又散佈消息，謂正謀與蔣合作，剷除中國共黨。自西安事變以後，中國各領袖即保證槍口不復對內；現今此項約言不啻自行毀棄。如此類破毀協定情事猶復繼續，則中國各領袖安能期望海外愛國人士繼續金錢上及物質上之捐輸？各領袖迭次宣言非至敵人退出中國國境，決不與敵人謀和，此類宣言能否繼續遵守，海外愛國人士得無

疑問乎？

國共兩黨領袖俱各宣稱爲民主而鬥爭。所謂民主，據歐美人士之見解，意即容忍反對黨之批評，言論與信仰之自由，尤重要者則爲非用槍彈而用投票改變政治。孫廖兩夫人業已電蔣呼籲，請不恤以任何代價，維持團結。所望在港愛國人士響應彼等主張，請求各方領袖在敵人留駐中國期內停止內戰。在國際鬥爭之現階段，凡與敵人合作，以謀摧毀中國共同聯合陣線者，卽爲四萬五千萬中國人民共同敵人！

※

※

※

一月二十三日南華西報，載有讀者S·L·S投函云：貴報連日所載關於中國政府與共黨軍隊發生嚴重磨擦各項消息，如有確實根據，殊令讀者不勝愁嘆。吾人素知中國敵人慣於虛造中國內部分裂之傳說，其意顯欲渙散中國民氣，今日中國人民經三年半之抗戰，對於前途既已具有正確的認識，當不易爲敵方任何形式之宣傳所惑，蔣委員長之領導亦復獲得全國人民無限信仰，蓋其繼續抗戰政策，對於國家之獨立及人民本身自由，均有莫大意義耳。但中國當前亦尙有一完全屈服之路，卽投入敵人圈套是。歐洲若干小國欲討好納粹獨裁者，終不免於受侵略受宰割，吾人於此當可獲得良好教訓也。

中國人民雖深知前途尙有種種苦難與危險，但在此時不致動搖實無疑問。中國人民

現已抱有偉大決心，即不問犧牲如何重大始可獲致最後勝利，決當抗戰到底。

中國軍人殺敵致果捍衛國家之精神足使中國各階層人民一致感奮，蓋種種慘痛之回憶非時間所能拭除，而為正義而戰之信仰亦非時間所能改變，中國決不能亡，中國行將復興，成為世界上此一部份永久和平之堅強堡壘，此一部份之人類所受極度苦難，其原因全在一盜國之野心與貪慾耳。

聯合戰線從此破裂嗎？

美國「遠東評論」

據最近由中國來的消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四軍已經被解除武裝，並被取消番號。該軍軍長葉挺被捕交軍法審問。如果上述報告屬實，則中國正面臨着嚴重的危機。

新四軍係組成於一九三八年之春（那時正是南京失守之後——譯者按），而且被孤置於南京杭州上海之間的地區，從那時起該軍即在該地區堅持抗戰。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中國軍政部長何應欽命令新四軍部隊開過長江以北（即何白皓電——譯者按），這個命令牽連到約五萬軍隊或者該軍一半的移防問題。中共領袖對於上述命令提出意見，指出：軍隊與有游擊訓練之羣衆分離，將削弱軍隊的抗戰力量；同時，將使廣大羣衆所依託。他們更進一步的認為，中央最近曾用綢堡封鎖線，包圍陝甘甯邊區，有二十萬的蔣委員長親信部隊在執行這一任務，這才是中共與重慶發生磨擦的主要原因。

目前危機超過表面之宣傳，至為明顯。抗戰爆發前在中國進行了十年的酷烈內爭，

當然不會片刻解決。然而在抗戰第一年中，國共合作顯然非常成功。自此以後，國民黨中的保守份子對於共產黨指導下的政治經濟改革事業之開展，表示異常不安。又經過國共軍隊若干次公開武裝衝突之結果，此種不安情緒更形緊張。一九四〇年之春，為解決重要糾紛，國共曾舉行談判。中共領導下之軍隊之補給問題即談判問題之一。中共方面聲稱，政府所給他們的軍餉，只足四萬五千人之用，而他們實際的軍隊（包括補充部隊），則已超過五十萬人。談判之另一問題，即中共要求他們在西北邊區的行政權，從十六縣擴張到二十三縣。這些談判都沒有得到最後結論。

所幸，直到現在為止，國共磨擦雖未解決，他們在一致進行抗日戰爭上仍能暫時合作。但是，由於中國深刻的經濟危機之到來，故現狀是萬分嚴重。目前問題，在第四軍事件能否如過去其他危機一樣拖過相當時間，或者逕至引起內戰。依各種現象觀察，國共兩黨領袖皆急於維持和平，但問題在他們是否能控制各相互對立的派別。中國之聯合抗日戰線一旦破裂，必然大大影響於遠東以及歐洲戰爭之形勢，則為定論。

（譯自太平洋學會美國分會出版之遠東評論十卷一期，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版。）

白勞德論美國的援華與反共

重慶「新華日報」所載特電

（莫斯科廿六日專電）紐約特約記者電稱：美國共產黨負責人白勞德在「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外交政策之若干內在矛盾」一文中，評論美國自戕的對華政策，其中有云：「史諾的電訊中所報道之中國國內的某些內在的發展，似乎表現出美國帝國主義者願望中國團結，至少在這個情況對繼續抗戰是必要時，它們就這樣願望着。但是，大家知道，並且也是確定的事實，華盛頓同時是鼓勵，激動和加強中國國內的反共勢力的。華盛頓願望消滅共產主義者和中國人民團結抗戰同時並進。這兩個目的是矛盾的，相互抵消的。中國的抗戰，始於國共兩黨之延統一戰線。以重慶政府而言，如果，和當統一戰線破裂時，抗戰即將垮台。中國共產黨爲了維持統一戰線，已經盡了最大的犧牲。而國民黨黨內，那些在英美影響下決定他們的政策的人們，和那些主張分裂統一戰線，對日投降的人們，意見是一致的。華盛頓的在美國國內反共政策，已帶進到它的對華政策中。它削

弱着，減低着並打擊着中國的堅持抗戰的目的。史諾在電訊中警告了分裂和內戰的危機，同時，揭露了這個危險是在美國已經允諾借款中國之後所發生的，它也是這一舉動的結果。蘇聯在數年來會給予重慶以大宗借款及軍火。其他各國，連美國在內的外援，都不過佔蘇聯的援助的一個分數。中國抗戰是依蘇聯的援助而存在的。可是，當美國答應借款給中國時，它所提出的第一個條件，便是中國應與蘇聯疏遠。這在報紙上也是公然承認的。這樣，華盛頓在過去一年內，達到瘋狂點的對蘇敵視，引導出抵消援助中國抗戰的任何努力的結果。這樣，帝國主義者的政策，總把那表面上看來像是有價值和值得讚揚的目的，化爲烏有和被損害。幾乎所有的美國人民都要他們的政府援助中國，但是，當允諾給予這種援助時，總給予帝國主義的歪曲，使它轉向相反的方面去。

寇里來華與中國團結

香港星期西報社評

二月九日香港星期西報(Hongkong Sunday Herald)記者「細察者」在每週評論上就寇里到華及新四軍事件，評述如下：

「羅斯福總統的行政助理寇里的到華，恰與詹森和高斯更調外交職位在同時。這大約不過是湊巧的事罷，可是也引起了不少的猜測」。據寇里博士本人的表示，此行除了考察事實之外，沒有多大的使命。但「華盛頓明星報」却就中國的幾項嚴重問題，下了一番較明朗的解釋，並且說美國的親華情緒，和中國的宣傳「不免掩蔽了一個事實，就是長期戰事已經耗損了中國的各種資源，造成了內部的風暴，這是以發生嚴重的後果的。」

「因此如果我們以為除了其他種種事件以外，羅斯福總統所操心的，還有中央軍和新四軍在安徽的衝突事件所含蓄的種種意義，這一種見解並不是完全錯誤的。這一事件

所引起的中國內戰的危險現在就表面上看來，似乎還遠得很，但是重慶方面卻不該把這一件事在國外輿論上所發生的影響，估計得過低，也不該指望把危險可能性完全隱瞞。關於這一事件前後的消息，傳到香港的，足以使人惶恐不安，只要重慶方面把全部真相發表出來，當前的局勢也許可以使人安定些，因為如果這一事件成爲中國暗中的「內部風暴」，這會落到十分嚴重的地步的。」

如何消弭內變

香港「國家社會報」社論

自新四軍被解散後，舉國人士均爲之惶惑憂疑，同時對於此事變之經過如何，影響奚若，以及此後應若何杜絕事變發生，凡此種種，莫不加以嚴密之注視；誠以抗戰期間，絕對需要內部之團結，如內部一有裂痕發生，其影響於抗戰前途者殊大，有不容忽視之者也。近頃蔣委員長於擴大紀念週中，發表長達萬言之訓詞，對茲事詳加解釋，目的在釋國人之疑慮，正國際之視聽，意甚善也。惟是關於此後消弭內變問題，仍有所未盡，不辭譴陋，特補充其說，爲國人言之。

蔣委員長對於此次事變，認爲：「只有執行紀律與服從軍令的問題，絕對沒有什麼分裂，更沒有內亂可言，」又云：「這純然是爲了整飭軍紀，除此以外，並無其他絲毫政治或任何黨派的性質夾雜其中，」又云：「對國內，只有森嚴紀律，加強實力，以求自立自強，絕不致有發生內亂的顧慮，如在抗戰期中，萬一不幸發生軍隊叛變之事，那也

只是叛變而已」，根據上文所述，蔣委員長認定事變，只屬軍隊叛變性質，而非黨派分裂性質。軍隊叛變其事小，黨派分裂其事大，今既非黨派分裂，自不致發生嚴重之影響，此全文主旨之所在也。竊以爲就普通之情形言之，軍隊叛變與黨派分裂——抑內亂誠然有別，例如韓復榘李服膺石友三等之「違抗命令，觸犯軍紀」，此固屬軍隊叛變性質，而與黨派分裂了無關係；惟是今茲新四軍之事變，其情形有未可以一概而論者，新四軍之將領及其一切士兵，悉爲共黨人物，亦且與第十八集團軍之行動完全一致，今而曰新四軍事件，「並無其他絲毫政治或任何黨派的性質夾雜其中」，言之未免不中於情實。即退一步言之，就令軍變與內亂有所不同，然涓涓不塞，終成江河，軍變到擴大情形，亦可以構成內亂，吾人固不當認爲軍變事小影響不大而忽視之也。

在蔣委員長之訓詞中，只言「新四軍事件已經處理」，尙未有已告完全解決之顯示，則此後國共問題，再有無磨擦事件繼續發生，尙成疑問；即曰已告一段落，問題可以平息下去，惟今後澈底消弭內變之道，仍不可不懲前毖後，不可不急求解決也。關於此問題，蔣委員長文中，亦未有明確之表示，其言曰：「我們既要對外抗戰，就不怕國內變亂，如怕國內變亂，就不能對外抗戰」，夫不怕內變，與消弭內變，完全二事，吾人固不能以不怕內變，代替消弭內變也，不求消弭內變之方，而僅以不怕二字了之，是等於

絕無辦法而已。蔣委員長又云：「對國內，只有森嚴紀律，加強實力，以求自立自強，絕不致有發生內亂的顧慮，如在抗戰期中，萬一不幸發生軍隊叛變之事，那也只是叛變而已，只要我們依照國家的法令與軍隊的紀律來嚴格制裁，澈底糾正，以維護革命大業，維護國家命脈」，「是亦消極辦法，而非積極辦法，只求制裁於事後，而未能杜絕於事前，換言之，即未得其消弭內變之道云爾，關心國家前途之艱危者，能不為之悵悵也哉。」

吾人對於時局之重要主張，向以擁護抗戰，促成憲政之二事為務，關於前者，與國人所主張者初無二致，惟是關於後者，容或有人認為過於迂闊，非切現實，甚或致疑於含有黨派爭競之見，斯固惑之甚者也。蓋結束黨治，實行憲政，為措國家於安定地位之唯一途徑，尤其是當國難時期，非如此無以收團結禦侮之效，欲流之清者，必須先正其源，故實行憲政，實為消弭內變不易之道，吾人之所以不憚辭煩，諄諄為國人道者，非無故也。夫實行憲政，即為政以公之顯示，反之，即存有私意，公為精誠團結之要素，私為招致爭端之媒孽，政治上有一有私意存乎其間，斯將各各自私，無所不用其極，非至於互相磨擦互相爭奪不止，又遑論於精誠團結也耶？自抗戰軍興以來，國內發生大變者凡二事：其一為汪兆銘之投靠日人，自絕於民衆，其二為新四軍之違抗軍令，致被解

散，斯二者均國家重大之不幸，語其造因，無非由於未能實行憲政所致，假令常局於抗戰軍興之後，立行還政於民，斯全國人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無論何人，一經去職，地位與齊民等，汪氏又安得挾副總裁之地位以投靠於日？日人亦何取乎無足重輕之齊民？同理，如國家已上憲治之軌道，則全國所有軍隊，均純為國家所有，而無所謂各黨各派軍隊之殊，試問新四軍之事件將何自而發生也耶？當局惟不能實行憲政以示天下之為公，馴致於各私其私，表面上雖一致團結共禦外侮，而實際上仍然各有私圖，此磨擦事件之所由不能避免也。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今後欲根本消弭內變，其亦知所從事也乎！

(二月一日)

再論中國目前的政治危機

周鯨文

香港「時代批評」論文

國共磨擦已給國人心中留下一些暗影，本月十九日報載新四軍番號被取消，軍隊被遣散，軍長被扣押，這些消息又給國人添了幾分憂色。我們對國共磨擦問題到此階段雖不必抱甚大悲觀，但是却認這一事件的發展可能造成中國的最大危機，故不能默然無言，藉以分析局勢的演變，和提高國人的警覺。

我們先從樂觀方面作一估計。中國抗戰陣容不許分裂的有三個主要因素不容我們輕視：（一）全國人民堅持抗戰的意志；（二）國際的關係；（三）國共兩黨本身的利害。這三個因素決定中國未來局勢大半，足為製造磨擦者一種警告。

第一，我們承認，國內無論任何黨派的一切行動，若違反人民抗戰到底的意志，那是自取毀滅。人民這一要求奠定了中國的光明前途。因為中國無論何人掌權，而中國畢竟是中國人民的中國，而老百姓的中國只有外求獨立，內求民主。這兩個要求在目前所

要表現的爲集中國力堅持抗戰。國共磨擦若一變而爲內亂；人民將以悲憤怒怨之心，洪水一樣的力量，毀滅國內的肇事者。說者或謂中國人民知識落後，並缺乏組織，故不能表現力量。這是否認了事實。今日中國的老百姓絕不是民元時代只知一二要人的老百姓，今日中國的老百姓也絕不是「七七」前缺乏經歷要求的老百姓。故當抗戰之時，對國共磨擦只存希望雙方悔過改善，不願擴大事態，只求抗戰陣容維持下去不生枝節。這些容忍是可貴的。但誰若忽視了這事實而認中國老百姓是「阿斗」，實際上他便是不認識事實存在的「阿斗」。什麼時候，在朝在野的政黨，手握兵符的將領，其行動違反國家民族的利益，或是破壞抗戰的陣容以致於便宜了日本，而陷國家民族於危險境地，老百姓將必怒吼，其勢力之摧毀肇事者有如暴風雨下的狂潮之淹沒朽木，又如非洲的象羣一怒而拔去野人的茅屋。這個勢力在中國歷史上不斷的表演。今日誰若把人民的國家，人民的唯一渴望光明前途給斷送，受盡千辛萬苦血肉搏鬥而求國家獨立的人民，將以萬分的酷苦心對付動搖國本的敗類，人民對這些花言巧語行盡欺騙的敗類將是毫無悲憫的心情。

人民這個力量決定了中國未來的光明。誰若違反這個力量，讓他自己先掘一個墳墓！

英美以時勢關係在不同的企圖上必是堅持中國抗戰，同時蘇聯以其扶助弱小民族的號召，以及其對日本所存的戒心，也必絕對支持中國抗戰。反之，在另一方面，希特勒可能的經由日本的請求，斡旋中日停戰，但是這一因素，根本上違反了中國人民的要求，因為日本的朋友向中國進言，只是於日本有利，在種種蒙蔽下犧牲中國。這是誰都能看清的。說者或謂，這一姿態可能的誘引中國當局上套，我們却識為事實上總不能。理由不外：一則希特勒提議只是犧牲中國；犧牲中國而為中國人民一致反對的事，中國當局不肯作，我們斷定，即便他們有心也不敢作。二則希特勒提不出有力的保證。希特勒不能援助中國，也不能以實力壓制日本，並且就使經由希特勒斡旋有所成就，但是中日雙方誰也不相信對方能真於履行，這在日方是以勝者自居不肯多行退讓，在中國當局無法找出收台的「面子」，而且最不容忽視的為妥協以後，他們無法控制中國老百姓的反對。

國際關係上決定了中國勢必繼續抗戰，這也正合乎中國老百姓的要求。故此刻國內分裂必為英美蘇一致反對的，而且這一反對對把握政權的國民黨有絕大的影響，對在野的共產黨有同樣力量。英美的力量可以影響國民黨的行動，蘇聯的力量可以影響共產黨的行動。這是我們分析國際關係對中國局勢演變的一個因素。

第三，我們再就國共兩黨本身的利害來分析。在前面我們已經說明了人民的力量，這個力量勢必為國共兩黨十分注意。誰若違背了人民的意志，誰就是自取毀滅。假如這時發動了內戰，不論過在誰方，人民必一致反對。這時人民首先翻開抗戰後國民黨的作為。抗戰中國民黨自然建立了許多功績，但是國民黨的罪過，也不會從老百姓眼中抹殺乾淨，就如壓迫人民，不許言論自由，不許擴大民衆運動，更如貪官污吏把持政治機構，魚肉鄉民，發國難財；再如對地方軍隊待遇的不公。這些因素都會因內亂爆發，而惹起人民翻弄舊賬作一次清算。內亂是於國民黨不利，國民黨負責人難道還不明瞭這眼前的事實。內亂一經爆發，不問理在何方，國民黨的政權毫無疑問的必定動搖，紅着眼睛的人民加上許多不得其平份子的力量，他們將以泰山壓頂之勢對國民黨作出種種形式的攻擊，試問國民黨有何力量對付這一大難關。人民在抗戰中所能忍受的，在內亂毀滅的狀況下均將不能忍受，只懷着摧毀一切的怒火，在暴風雨之後再建立自己的光明前程。

同之，假若內亂發生，對共產黨本身一樣不利。在人民攻擊國民黨的形式下，共產黨或能看見其對手方的薄弱。但是人民的力量也不是共產黨的力量。在國共火拚之下，彼此有了致命的損傷，均將不能維持抗戰期間的實力，而人民方面却能大大的興起。共

產黨在抗戰最後二年所演扮的強凌弱的勾當，以及分化友軍種種事實所給予社會的印象已減少其可能應有的發展。這種弊病或者是出於共產黨下級作的不夠，但是賬是寫在共產黨的頭上。總之，內亂一經發起，也不利於共產黨，相反的，它同國民黨搏鬥下只有日日削弱。共產黨的負責人自然是明白這一點。

根據全國人民的抗戰到底偉大要求，根據英美蘇對中國抗戰期待的熱切，同時根據國共兩黨深明其本身利害關係，我們以為，中國目前還不致發生內亂。觀乎，中央政府統制下的新聞消息，它是欲於「新四軍編遣」後將事態縮小，謂一切事已成過去，避免社會對這事給以更大的注意。同之，共產黨於憤恨之餘，由周恩來在重慶發表論文，稱新四軍事件為「千百年來最不公平之事」，但仍努力於不使國共磨擦更進一步，以「統一陣線，團結一致」之口號作結。

這樣一種樂觀的估計就能確定中國的危機已經逃過了嗎？事實上，危機仍然是嚴重，這有特別提醒國人的必要，鎮壓內亂要制於機先；同時，警告國共兩黨當局趕速制止磨擦事件的擴大，勿為一着失策而造成千古恨事！

新四軍番號雖然取消了，中央的軍令雖然貫徹了，而十幾萬人組成的新四軍，其人數並未消滅，（據傳中央軍只打散新四軍五千人左右的隊伍。）若想消滅這些隊伍必須

加上三倍以上的兵力進行兜剿。這是如何可怕的對消呀！並且長久兜剿下去，第八路軍不能坐視而不援助。如此，由小而大，由近而遠，由於磨擦而致於兵戈，由於「縮小事態」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內亂。這個關鍵就在於此時須有斬釘截鐵「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精神與辦法。就目前講，國共兩黨須作以下事項。

一，新四軍番號雖取消，中央須妥當處置既存隊伍。一部地方民軍編成的軍隊，可組成獨立的游擊隊，交由戰區長官指揮；大部的軍隊（係已渡江者）可併入八路軍。

二，關於國共年來所提案件如「作戰地區問題」，「軍隊編制問題」，應以抗戰為前提彼此作最合理最大的讓步的解決。

三，邊區政權問題暫在一定地區內由共產黨負責，由中央監督，其期限保留至憲政開始時期。

四，國共兩黨確定一具體合作共同綱領，然後發表，以為彼此行動的標準，作為國人批評的準繩。

五，保障言論自由，對國事公開討論，免致暗地磨擦，或非法的彼此傾軋，以促進兩黨真正的進步。

六，一切不能解決的問題保留至憲政開始，兩黨保障共為民主的憲政努力。

中國目前的政治危機只有在全國人民更大的努力之下方能克服，國共間的一切難題，只有國共兩黨負責人以國家民族及黨團本身的利益爲念，不得不合作的前提下，才容易渡過。這是全國人民所期望的，這也是日閥及漢奸所痛恨的。中國的得救只在全國堅固的團結下，抗戰到底。馮玉祥先生說：「只有團結才是抗戰勝利的基礎，不管那一黨那一派，都是兄弟，都是自己一家人，只要大家一致抗戰，不能再有別的什麼意思。假如不把日本帝國主義者趕出去，亡國了，那裏還有你的黨我的派，還不是亡國奴嗎？」這是何等誠實的警句。中國的抗戰，就使在內部紛爭上已無問題，爭取勝利的工作也足使我們力盡聲嘶。努力吧！珍重吧！中華民族的兒女！

我們今後還要精誠團結

香港「國家社會報」社論

自七七事變至今，戰鬥的程序逐漸開展，時間的旅程，忽忽又過三年有半了。上海，南京，漢口等相繼失陷，中國各黨各派，與及全體民衆，祇有寄托其□□□□□□情於日本軍閥，與及爲日本軍閥奔走之「親日分子」。至於合法的重慶國民政府，各黨各派與全國民衆對之，不單沒有半點憤慨，且以最高的熱誠，始終擁護到底。故日本雖傾其數十年儲存之精銳，以臨中國，三年有多過去，除自墮其國際生存地位，泥足愈陷愈深之外，則沒有其他若何的成果可言。反之，我們中國國際地位，乃由此次抗戰而無限地提高。同時，博得民主政治國家的友邦，精神上與物質上的相當幫助。而抗戰的力量，與日俱進，相去最後勝利的前途，當不在遠。

中國之所以獲得今日的結果，我們中國全國民衆，與中央政府當局，當深爲認識與了解，這不是由於某一個人，或某一個黨，或一派的努力與犧牲，乃能致此。而實由於

全國民衆的政治意識醒覺，共赴國難，與及各黨各派排除自我私見，和遺忘了已往政治怨嫌，一致擁護政府，始乃達到今日抗戰建國行將垂成的境界。

但不意國共的磨擦的消息，遍傳中外。而解散新四軍的明令，亦已正式公佈。這無異使已露成功的曙光，忽爲雲霧所斜侵，所謂精誠團結，顯然微露其裂痕。雖然，新四軍之解散，如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去月二十七日在國民政府擴大紀念週演詞所昭示，此乃軍紀問題，而絕沒有其他政治因素雜入其中。我們對蔣委員長所陳，深信不疑。而且贊成國家軍紀必當整肅，抗戰軍事進行，才不致秩序凌亂；成功希望，乃有可期。如果這個世人注目的問題，表裏單純，一如政府當局公開告訴國人的，那麼，新四軍之解散，不獨對於抗戰前途，了無妨礙，且增大勝利的火燄。我們除了馨香祝禱其平安解決而外，實沒有其他半言可說了。可是，這個問題，本身既極其微妙，且似乎富有搖動性。萬一當事人處理這事件，有絲毫牽強之處，將來引起一些不十分快慰的結果，亦未始不可能的。故此，我們直至今日，還抱上二十四分熱情，希望中央與共黨雙方，各以廣大容忍態度，秉着和平方法，來解決一切歧異意見。

我們如此立言，因爲我們關心國家興亡，至爲深切。我們堅實相信，祇有口口日本軍閥，維持國家生存。國內彼此政見，到抗戰勝利後，才論長短。此次新四軍解散事

件，國人焦急非常，固不待論。即同情於我的歐美兩大民主國家的英美，也遙寄甚深的關懷。華盛頓「政界或其他各界……咸希望蔣委員長善於應付，以免造成大禍，爲軸心國的盟友造勝利。」（華盛頓二日路透社電，見昨日本報）英國曼徹斯特導報（Manchester Guardian）則這樣說：「中國統一抗戰垂及四年中，最不可人的分裂，是蔣委員長與新四軍的不快意的爭執。這種事件現在增長日本人的勇氣。中國人必須盡他們最大的能力，以恢復統一。德國將來試試驅使蔣委員長走上反共的路上；而同時，日本則向蘇聯說，日本已不復再採取反共的政策了。」（倫敦三日路透社電）英美人士憂慮，或許是多餘的。可是友邦的善意忠告，也值得我們考慮與反省的。同時，從他們的言論上，也可以洞悉他們對我們的事變所抱的態度。

總之，中國今後的問題，如欲求自我生存的話，主要之點，還需要精誠團結。而團結之康壯大道，在於中央當局，將政權開放，使各黨各派共同參加抗戰大計。苟彼此之間，勿論在軍事上或政治上，有若何相異的意見，可作公開的討論，尋求妥善解決之方。如是一來，對內，事實上，實現精誠團結之實，免授口口以時時刻刻造謠的機會，以亂我們抗戰陣線。對外，增加友邦的信心，將來可獲得更其廣大的援助。這是自救圖存唯一正常之道。故此，我們希望，不因此次新四軍的解散而彼此分離，而却因新四

軍之事件，共同加緊團結。同時，政府則乘時開放久已關閉不讓其他各黨各派參加政治之門。

(二月四日)

痛論皖南慘變

馬尼拉「建國報」社論

日寇未滅，失地未復，竟發生圍剿解散新四軍的不幸慘變，此實不僅是抗戰三年半中最嚴重的一件大事，而且直是民國史上極可痛心的一頁！且此役雙方死傷，諒達二萬有奇，這萬千無辜的陰魂，泉下有知，亦必痛哭流涕而難以瞑目！長江雖滾滾東流，但又那能湔洗此次中華民族之恥辱悲痛於萬一？！

這一仇快親痛之不幸事變，誠如華僑商報廿二日社評所云：「不禦侮而鬪牆，不殺敵而自殺，此真同胞友邦所痛心，而為敵人漢奸稱快」！故我們以為，凡不願做亡國奴的都應該予以最深切的注意！蓋此慘變顯示了目前時局實已至空前嚴重的危機，倘不及時努力克服，不特大規模的內戰可能接踵而生，而且國亡種滅的命運可能隨之而至，那時候中華民族定墜於萬劫不復之境，黃帝子孫必世代永淪為奴隸，這是何等嚴重的事！

目前時局嚴重危機的構成，原因雖很複雜，但探本窮源，實爲日寇與親日派的罪惡陰謀聯合活動所致。時至今日，日寇已深知非賴政治進攻之毒計，斷難實現其結束中國事變的目的；親日派非黨反共內戰之鼓動，亦斷難實現其投降日寇的企圖；因此日寇乃巧施其一貫「以華制華」的手段，指使利用親日派多方製造國共磨擦，積極挑撥反共分裂，企圖假手內戰以澈底消滅我們抗日力量，根本滅亡中國。此次新四軍被夾攻，正是日寇親日派這一陰謀之具體暴露！故於皖南事變發生後，一向對結束中國事變懷抱悲觀之日寇內閣，乃突於本屆第七十六次國會中，首相近衛，陸相東條，外相松岡，皆莫不喜形於色，重堅其誘降信念。近衛曰：「日本仍側重解決中國事變」，東條曰：「中國事變雖未能立即實現和平，但皇軍已有十分把握，蓋該事變已有其光榮前途」，此東條所謂「十分把握」，所謂「光榮前途」，究何所指？豈不正是因爲眼見剿共內戰業已開始，其奸計業已得售的緣故嗎？

又據本月廿二日本埠英文報「論壇報」(The Tribune)所載香港合衆社發出之電訊有謂：「中國中央政府軍隊於攻打新四軍時，曾取得日軍協同動作，實確有其事，蓋中央軍事先曾與日寇締約：當中央軍實行進攻新四軍時，日寇應停止進攻中央軍云」。又本埠廿三日華僑商報亦載稱：新四軍在皖南被中央軍解決時，並被日寇襲擊。是則親日派通敵

禍國，與日寇實行「共同防共」政策之陰謀已事實昭彰。無如此間吾僑尚有少數只鬧成見，不顧民族危亡，視親痛仇快之事，作為歡騰慶祝材料，煞像不知此舉乃日寇親日派滅華之「殺人不見血」的毒策。且甚至以威脅利誘，拉攏操縱手段，強姦吾僑公意，發出贊同亡國通電，污損吾僑「革命之母」榮譽。嗚呼！事之可哀，又孰有甚於此者，國之可危，亦未有甚於此者！

尤有進者。據同上合衆社電謂新四軍後衛部隊八千人，欲遵照政府命令，曾於本月初集中皖南於準備渡揚子江之際，即受中央軍二十個師之兵力所完全包圍，並向該後衛隊集中攻擊，如此血戰九晝夜，死傷枕藉，彈盡糧絕之後，殘部始被迫繳械。照此看來，新四軍為顧全大局，實已遵令北撤，且大部已經渡江而去，八千後衛隊則欲渡江而不得。乃親日派故意搗亂大局，趁機消滅抗日力量，以助寇亡華，其陰謀破壞團結抗戰國策，殆已彰彰明甚，又何得謂為抗令？

然則此次皖南慘變，可知實全部出於日寇親日派所指導排演。因為 蔣委員長前即早有「反共就是滅亡」的名言，又前週對美國記者所發表的談話中，猶力稱中國團結，永不分裂，且公開表達其贊成多黨政制的偉大崇高理想，則可知以 蔣委員長之卓識遠見，公忠謀國，斷不致苟同破壞團結之反共內戰，於理甚明。由此更可見親日派之勢饒

實已空前囂張，公然造成這種非法事件以難爲政府，倘不及時加以制裁，則影響大局日鉅，且行將無可挽救！

事急矣！勢危矣！我們深望上自最高當局，下至我全體海內外的愛國民衆，對此問題有以急謀善處，並速卽及時泯除一切黨派私見，洞察粉碎日寇親日派的毒辣陰謀，明辨公道是非，一致起而努力爭取時局之好轉，務使統一戰線的團結抗戰國策得以繼續鞏固！反共內戰的迫切危機得以馬上克服！亡國滅種的空前危險得以及早挽救！抗建前途，實利賴之！

加緊呼籲團結

紐約「華僑日報」社論

「縱使葉挺氏果已被捕，新四軍的確奉令解散，甚至兩軍或已開始局部接觸，這也不能說是整個局面的決裂，團結已完全無望。因為我們相信，抗戰這麼多年的領袖們，絕不會眼看勝利已快到臨，而竟自廢長城，資敵深入。更不相信全國的民衆，會容許任何人在此時破壞團結，發動內戰。但是，我們可不能不承認，民族的危機已到最後的關頭，親日派親汪派的投降妥協份子要製造內戰以準備投降的陰謀，已經得到初步的成功。日敵因在軍事上的速戰速決遭到我們的打擊，因而猛烈進行其以華滅華的政治進攻，指使投降妥協份子儘量挑撥分化我內部團結，製造內戰以代替抗日的義戰，已經是人所共知共解的把戲。因為中國的內戰，是要把中國弄到四分五裂，弄到領袖身敗名裂，弄到全國民衆破家蕩產，弄到走上賣國投降的道路的最有把握的敵人武器。而事實上，抗戰與內戰勢不能並存，分裂與投降必相爲因果。如果有人說中國是可以一面反

共，一面抗日的話，那不獨是欺人之談，實是準備投降的烟幕彈。」「爲今之計，如不欲繼續抗戰，不欲再得國際援助則已，否則必須懸崖勒馬，避免內戰。雙方的領袖，尤須一掃偏聽之弊，顧全各方面的困難，切勿煎迫太甚，以致誤會加深，演成兩敗之局。而欲大事之化小，小事之化無，前此已有僑界與論主張先收回調防新四軍之成命，今則恢復葉挺軍長之自由，以開調解之道，仍爲上策。我遠居海外的僑胞，最關心祖國團結抗戰的前途。團結抗戰未成事實之前，我們即百端努力以促其實現。團結成功，抗戰發動之後，我們即捐資助餉，胼手胝足，數年如一日的繼續努力。現在呢，團結顯然已有問題，抗戰前途危機百伏，我們必須乘過去呼籲團結抗戰的精神，來加緊呼籲團結，敦促各黨各派，放棄黨見，以整個民族利益爲前提，勿中敵人分化我們，挑撥我們，以內戰代抗戰的毒計。」

（一月二十日）

速息國共磨擦

紐約國民黨報「紐約商報」社論

「卽是觀之，在大體上，中央誠恐新四軍在富庶之沿海區域，一旦根深蒂固，則抗戰結束以後，難免造成國民黨被困內地，失去江浙金融重心之局面，而共黨方面則以新四軍向來熱誠抗日，屢樹戰功，中央對之殊不應加以掣肘與移調。」國共雙方之紛訟，誰是誰非，茲以事態底蘊複雜，海外消息隔膜，殊難加以論斷。惟以往新四軍與夫有關是次衝突之中央軍願祝同部隊，均屬抗日有功之隊伍，二者目標相同，俱爲共赴國難，惟今竟袍澤相殘，阻礙抗日，實屬使人惋惜不置。惟是次衝突既成事實，則吾人惟有望其早日獲圓滿之局部解決，勿使局面擴大，吾人固不反對中央整飭軍紀，但亦望中央得以抗戰大局爲重，對此事設法折衷，和平解決。」

(一月二十日)

美國僑胞呼籲團結

全美洲洪門總幹部致國共兩黨電

重慶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延安共產黨主席毛潤之兩公鈞鑒：敵自南寧撤退，暫止軍事行動，改取和平攻勢，加緊政治侵略，對我分化誘降，仍期亡我祖國。美堂等默察陰謀，慎防奸計，於敵造謠離間我國上下，海內海外頗形憂慮。祇以力行團結，互相勉勵，堅決信心，以爲對策。最近讀朱彭葉項發表致何白佳電，臚列國共磨擦事件，言詞痛切。初尙不敢輕信，深恐爲敵人宣傳。迨中外電訊播傳其事，始悉我軍事當局確曾下令新四軍移防，以及國軍廿萬，五道封鎖陝甘寧邊區廿五縣。此國共分裂，形勢嚴重，祖國將有內戰爆發之虞，各皆言之鑿鑿，證之佳電，信而有徵。海外聞之，萬分驚駭。轉思大敵當前，誰甘分裂，自毀長城，自促亡國。況國共兩黨經公等領導，相忍爲國，團結抗戰，數年一日，大著殊勳。不特全國同胞額手稱慶，卽我海外僑胞亦無限敬佩，而世界人士尤嘖嘖稱羨焉。際茲戰局好轉，國際轉利，邇者美國且決定以援華爲國策，

行見抗戰勝利，指日可待。噫！何期我國共兩黨，乃於此時間，有兄弟鬩牆，煎豆燃箕之傳聞耶？思之思之，信疑仍莫敢肯定也。夫以我全國抗戰局面，此時若因國共磨擦，弄成分崩離析，則前方慷慨之英勇將士，不獨頭顱枉斃，寶血空流，即我全國同胞之廬舍墟邱，家產蕩然，瑣尾流離，與我最後方之海外僑胞之踴躍捐輸，犧牲一切，亦屬枉費血汗，結果仍淪為無國之民也。言念及此，誰不痛心？伏為公等深明大義，決不忍艱難辛苦抗戰四年之結局，如此慘酷。然則目前國共兩黨之糾紛將何以無形消弭之？邊區四年之懸案將何以根本解決之？在公等身為領袖，或胸有成竹。在僑胞遠處海外，實談虎色變。國共兩黨，一日未臻團結，僑胞一日仍未敢放懷也。蓋我中國全國抗戰，我四萬五千萬同胞，人人須要出財出力，甚至出命，團結一致，以爭取整個國族之生存，萬不容任何黨派，各自為戰，各自為政，更不容任何黨派互相傾軋，貽誤抗戰，以至亡國。今為我整個國族爭取生存計，美堂等敢以血誠，向我國共兩黨呼號：敦詒公等速行負責，解決兩黨糾紛，放棄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攜手抗戰，先使河山光復，領土完整。即使將來之神州禹域，楚弓楚得。無論何黨獲主中原，我海外僑胞亦皆附從。惟此時此際，因國共兩黨爭奪領導地位，分裂祖國，以致淪人民及子子孫孫於萬劫不復之絕境，則其罪惡雖萬世亦莫之能恕也。公等苟能如廉蔣交好，親自會面，開誠相與，

自解糾紛，至爲上策。如若不能，則共和國家，主權在民，卽由蔣公領導，經毛公同意，召集各黨各派各界領袖，組織特別委員會，以爲國共兩黨之仲裁，亦未嘗不可。荷國共兩黨獲得精誠團結，蔣公之領導抗戰，前途必更順利。如能及時召集真正代表民意之國民大會，製定國家大法，奠定民主基礎，鞏固抗戰大局，則不祇內訌可永不發生，卽暴敵之政治攻勢更無所施其技也。美堂等對國對共，兩無嫌怨。謹秉我洪門三百年「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老革命團體遺訓，以代表我全美洲十萬洪門僑胞，特向公等聊作菟裘之獻。如蒙採納，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駐美國紐約全美洲洪門總幹部監督司徒美堂阮本萬部長呂超然叩齊

此何時也此何事也

紐約華僑衣館聯合會痛切陳詞

重慶國民黨總裁蔣，延安共產黨主席毛鈞鑒：結禦侮，自力更生，四十三個月以來，我前方將士浴血苦戰，我國內同胞蕩折流離，我海外僑胞拚命捐輸，無非是向此目標前進，為中華民族爭這一口氣，祇求國家獨立民族自由，一切犧牲，在所不惜。所以聞前方殺敵致果即奮發勸捐，聞敵後建立抗日根據地更奔走相慶，而聞走私貪污，囤積斂財之消息，及黨同伐異之傳聞，則疾看感額，望祖國而長嘆。孰意嚴懲貪污之令，尙未見諸厲行，而調防移防之事，乃先成爲問題。此何時也？此何事也？究竟在敵後建立偉大之抗日根據地，是否於抗戰有利？建立根據地的隊伍移防他去，是否於維持根據地有害？在敵後游擊爭取不願做亡國奴的廣大羣衆，編集多數執干戈以衛國的戰鬥員，是否爲企求抗戰勝利所必需？此皆事實關係，非一言一令所可變易。蓋無論軍令如何尊嚴，還是國家民族至上，抗戰勝利第一也。關於所謂調解糾紛，美洲洪門總幹部齊電所主張

之辦法，卽至爲公允，而解鈴繫鈴，自須先收回調防成命。至澈底懲貪，必護忠良，更與實行民治同關真正抗建。夫自七七以來，實行民治，已非一黨之所主張，嚴懲貪污，亦早成爲全國公論，誠以非真正民主，不足以紓黨禍，非政治清明，不足以言建設耳。兩公三年前團結救國，中外同欽，懇祈本抗戰到底之初旨，迅促自力更生之實現，使兄弟鬩牆煮豆燃箕之惡耗，永不再達於海外，則僑等亦必不敢自暴自棄，必竭盡手足胼胝儉食節衣之所能以貢獻祖國，和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并肩奮鬥，爲中華民族子子孫孫洗却不爭氣之恥辱。掬誠呼籲，幸賜採納，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紐約華僑衣館聯合會祕書余宏耀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十五日

反對內戰堅持團結

岷里拉各團體發表宣言

親愛的青年同學們，僑胞們！

我們必須澈底認清：當前日寇滅亡中國，和親日派出賣中國之手段，便是企圖挑起我們反共內戰，造成民族分裂，使抗日力量全部瓦解，使我們最後不得不屈膝投降！這是日寇親日派裏應外合的手段，唯一高明的手段，也是最易收效的手段！日寇親日派這個最毒辣最罪惡的陰謀，已多方面展開了積極的活動，而且愈演愈兇了！由於這兇焰的繼續高漲與擴大，已造成了目前中國時局空前嚴重的危機，它將決定中國抗戰或者投降，團結或者內戰，進步或者倒退，勝利或者失敗，生存或者滅亡！

青年的同學們，僑胞們！我們要求全體青年起來注意這一個空前嚴重的問題，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堅決地認定：中國唯一正確的出路就是必須抗戰！必須團結！必須進步！沒有了進步便沒有團結，沒有了團結便沒有抗戰，沒有了抗戰便沒有勝利，沒有了

勝利便沒有生存。

我們要的是勝利！我們要的是生存！一切要求勝利，要求生存的僑胞們起來！海外的青年們一齊起來！以最英勇的精神，最堅決的步伐，共同反對民族分裂，反對反共內戰！克服這一空前嚴重的危機，爭取時局的好轉，保存抗日實力，擁護蔣委員長，團結抗戰到底！

時局是一天天的危急了！我們再不能有一分一秒的猶豫，一絲一毫的觀望，惟有起來克服當前時局的危機！才能堅持抗戰到底。中國的青年是民族的先鋒！我們靠了這先鋒的英勇力量，是完全可以決定抗戰的勝敗，和國家的存亡！

我們不必徬徨、不安、悲觀、失望，不必懼怕日寇親日派的陰謀，應知道目前全國絕大多數的黨派，絕大多數的將士，絕大多數的人民，絕大多數的僑胞，是共同站在一條戰線的，我們應即展開這一堅持抗戰團結的偉大陣容，與一切親日投降的份子作堅決的鬥爭！

我們相信：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元月廿七日

菲
律
濱

青年學術研究會
國社
民族夜校學生會
華僑歌詠會
青年之友社
青年漫畫社
建國中學學生會
洪光學校學生會

同
叩

永遠擁護團結合作

古巴僑胞致國共兩黨領袖電

國民政府主席林先生，國民黨總裁蔣先生，共產黨主席毛先生鈞鑒：我國抗戰四年餘，國內同胞，前線將士的熱血，爲着團結抗戰衛國而流，其頭顱也是爲着團結抗戰衛國而擲，後方同胞海外同僑的血汗金錢，也是爲着團結抗戰衛國而捐輸，性命不惜，飢寒不計，都是爲着團結抗戰衛國而犧牲。近聞國內消息，團結破裂，彼此磨擦，同僑得悉之下，莫不歎嗟痛恨，救國熱度頓呈低降，抗戰前途，不堪設想。僑等爲維僑局，安定僑心計，特聯合埠中一切僑團，聯請 諸公，籲請迅速和平解決糾紛，永遠團結抗戰，驅逐日寇，肅清漢奸貪污害國之徒。僑等永遠擁護團結合作，抗戰到底，誓爲諸公後盾，務達抗戰勝利，建國成功之大願，則國家幸甚，僑譽幸甚。臨電神馳，不勝翹盼之至。

古巴萬山厘祐華僑抗日後援分會 中國航空建設協會古巴萬埠區支會 古巴萬山厘祐華僑團體會 古巴萬山厘祐國民黨分部 古巴萬山厘祐南平公所 古巴萬山厘祐台山自治所 救國大同盟駐萬山厘祐支部執行委員會同叩，大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廿四日

保全實力一致對外

菲島僑團聯合通電

(一)

重慶蔣委座鈞鑒：聞解散新四軍，全僑關懷，總攻在即，不堪自起分裂，請保存實力，共同對外，伏懇鈞座俯納僑情，力謀精誠團結，俾勝利早達。納卯抗敵會，中華商會，婦女慰勞會，航空建設協會，教育會，青年會同叩。

(二)

海內外各報館，各社團轉重慶蔣委座鈞鑒：七七以還，全國一致對外，在鈞座領導之下，英勇殲敵，已三載於茲矣。當此時也，將士用命，只知有國，不知有己，舉國民衆，亦莫不敵愾同仇。今我軍已轉弱爲強，勝利之勢已成，我海外僑胞，同抱熱望，以爲獨立自由新中國，即日可望實現。孰料惡耗突來，傳中央軍委會下令解散新四軍，並扣押葉軍長，同僑聞訊之下，人心浮盪。竊以爲暴敵壓境，國家安危，在此一舉，即

有歧見，是非曲直，亦應留待勝利之日，再行公斷，豈可同室操戈，槍口內向，使敵入坐收漁利？況此時國際形勢有利於我，正我軍大舉總攻之絕好時機，如急於較量私見，豈但抗戰無以持續，則民族亦恐陷於淪亡，影響所至，豈淺鮮哉？我全體華僑對祖國抗戰，一貫主張精誠團結，堅持抗戰，實不忍坐視豆箕相煎，而使親者痛仇者快。鈞座率領全國抗戰，勞苦功高，同人深致欽仰，敢懇即恢復新四軍，並釋放葉軍長，加強團結，傾全力以殲敵寇，而慰僑情，無任盼禱。菲律賓濱納卯華僑抗敵後援會叩，中華民國卅年正月廿一日。

慎重處置槍口對外

檳榔嶼「現代日報」等致委座電

「蔣委員長鈞鑒：自解散新四軍問題發生，僑胞至深關懷，誠恐統一陣線分裂，致爲親痛仇快。同人無黨無派，站在華僑立場，切盼鈞鑒慎重措置，務使全國槍口，一致對外。迫切陳詞，伏祈鑒宥。檳榔嶼現代日報及現代週刊同人叩徑」。

一致抗日以安僑心

蘇門答臘僑報聯合通電

海內外各報館各法團轉全國同胞均鑒：頃上委座一電，文曰：「蔣委員長勳鑒：新四軍被解決消息傳來，僑情惶惑。請用最高統帥名義，宣示一切，以安僑心。尤望本一致對外主旨，妥為處理為幸。新中華報蘇門答臘民報同叩」。特達。

團結則存分裂必亡

雪蘭莪惠僑會館電

重慶蔣委員長鈞鑒：抗戰壁壘，建於統一線上，懇 委座對新四軍事件，爲公平寬大之處置，重申「團結則存，分裂必亡」之訓示，同僑切盼。

雪蘭莪惠州會館主席蕭滿

實價八角

友社刊
發行版

香港
天一圖書公司
特約經售

各大書局及
報攤均有出售
經售處

民國三十年四月刊

572
400439

C

3.09